

皇清經解續編

冊二十

擬同毛氏詩多古文而亦用給字並紛難不止於經疑疑結
疑亦正其一端耳

實者風於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也从水臨風春秋傳曰奉區沃盥解帶衣
垢也从水聲聲洗或从完是豐洗二字各合判然古文以
聲近信洗爲此經之義當從洗字則爲正字故鄭處古
文不從也

實者與豐皆指於區南端也 古文福爲節

案說文福福比之福也 也从水師聲段氏王其曰此從今又
不從古文者亦謂福爲正字節爲假借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案說文豐洗也 古文豐皆作洗 射禮豐洗也

雖有眾多者師以其行一大者爲爲端耳正其曰上言是齊
宣下一是數之二也今經文爲大愛之字鄭意是均同之
理故讀爲小一取一節首而爲端耳此則一善之文無取
乎愛故鄭宣爲一所謂言各有當也曹氏無端序兩云不宣
皆作愛詩其儀一則則作一節愛亦作一召南讀處宣發
五祀經文作宣愛則云君射一發不殺字者自以宣一得過
無須改易爲宣愛也

加相微之而案 古文案爲揭 士昏禮加角而微而案

案少儀以其肩揭于揭也 也曲禮必加帶於其上注引弟子
職曰執其肩膊厥中有帶釋文所見鄭注本揭作業山井鼎
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亦作業是鄭以業揭爲一字矣段氏
王肅云凡指之盛物其之底蓋謂之業或作揭業作業業
謂之揭少儀作揭乃揭之誤古音音聲聲聲相近故從聲字
或多作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案說文揭揭也 古文揭皆作揭 射禮揭揭也

加相面防 今文防爲初 士昏禮面防於初 今文防作柄
少牢饋食禮加一勺於一尊之南柄 古文柄皆爲柄
十柄爲方

案說文柄柄也 也从木兩聲柄木作車從木方聲此經之義作
柄爲近經古音方聲而聲同部從方从丙字多通故鄭於此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從古文作柄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軍部若者編注今文局作銘古文局皆作密 士喪禮設局

局 古文局為密 右人左執以抽局 注今文局為銘

取節委於鼎北 注古文局為密 士虞禮設局 注今文局為銘

為銘 左人抽局 注今文局為銘 古文局為密 皆設局

局 陳之 注今文局作銘 古文局作密 特性饋食禮有銘

注古文局為密 佐食升斯俎 注古文局皆作密 少

字饋食禮平齊皆設局 注古文局皆為密 禮記注

有司徹乃設局 注今文局為銘 古文局為密

案士昏禮注云局所以扣鼎 置之公食大夫禮注云局鼎

扣所以舉之者也 凡鼎置以茅為之長則束木短則編其

中央設文鼎則節注云局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 以鼎口

雙局 設鼎門者大鼎七箇即易玉鉉大吉也是考工記字本

作局此禮經古文亦當作需經與相承以聲同皆為局今

文局為銘者局鉉亦聲近義同或謂說文金部鉉字注云易

謂之鉉謂之局是鉉字惟易有之禮經安得有鉉不知許

於禮經從古文鉉字或以鉉專業之易如既夕禮今文空為

封而土部下云禮謂之封局官謂之空此則於禮經從今

文封字故專以空鑿之周官耳至爾字不見說文然以鉉部

之區从爾聲或作密虎部之便讀若爾推之知說文必有爾

字傳寫脫之耳或謂說文巾部有爾字注云幪幪也 巾冥

聲周禮有幪人今周禮作舉人少字饋食禮皆有舉字今文

舉作舉則舉舉二字竝同說文有幪即不必更有爾不知

舉爾自屬受聲而究非字禮經今文作爾者正古文作

密者爾借字即於爾鼎之扛皆從古文作爾不從今文作鉉

於爾鼎之蓋皆從今文作爾不從古文作焉此則其例之蓋

一者也

風 注今文風為婦 士喪禮其實矣注卒風 注既夕禮

風 注同 少字饋食禮執紼於風 注同

三禮攝酒如再離加組嘏之皆如初嘏肺 注加組嘏之嘏為局

祭字之誤也

疏云禮有一嘏不破如初嘏之嘏唯破如初嘏之字者以祭

先之法祭乃嘏之又不宜有一嘏故破如初嘏之嘏為祭也承

琕案此條疏義得之惟謂經文加組嘏之皆如初嘏肺

句故注既破上嘏為祭即云祭組如初嘏肺則疏當云

不破嘏肺之嘏此乃云不破如初嘏之嘏肺似以嘏肺與上

皆如初連文誤矣

禮於初 注今文禮作禮 士昏禮賓入投如初禮 注古文禮為

禮 聘禮賓拜禮於朝 注今文禮為禮 禮王束帛栗皮 注

今文禮皆作禮 記禮不拜至 注今文禮為禮 不禮 注古

文禮作禮

案禮於昨疏云今文禮作禮都不從今文者以其言禮則不

兼於禮言禮則兼禮禮二注此說是也若各禮賓入投如初

禮謂如納未投局之禮聘禮賓拜禮於朝乃拜夫人之歸禮

又禮王束帛栗皮乃報彼君之享禮皆與禮無涉今文以

同聲假借皆郡所不用至爾不拜至當是爾聘率舉禮賓時

事蓋終於聘時無拜至明文此則言禮不拜至正見聘有拜

至與經文互相借注云以賓不於是初至亦對聘而言疏

云此賓昨旦初至之時主人請賓行禮賓言俟聞此時賓已

至矣故聘時不拜至也疏謂此文承上執王帛之下不

知此文乃台下文禮尊於祭謂及祭禮再投為一節耳若然

今文作禮義自可通惟郡於士冠士昏禮賓說皆為疏

又此經疏賓賓作禮故於此亦從古文作禮是今文作禮

者不用而下文有故使大夫受不禮又慶古文作禮者不

用也

戒事曰某有子某 注古文某為謀

案以某代名金賸賸元元孫某已然此本無正字皆假借為

以刺君子 注古文某為東

案此亦古文數借病之為東猶病之為東東公十七年左傳

國子實執齊襄風注東權柄文選六代論注引貫連國語注

曰權東即兩字也

審對曰某敢不夙興 注今文無對

案上文戎寇賓辭及許皆有對此賓賓亦常有對故不從

今文

周書萬年 注古文周作康

案周正字康借字

嘉慶重時 注古文重為輝

案重重字本通故古文又借輝為之

孝友時格 注今文格為親

案時格至也訓本爾雅說文才部假至也經典多借假為之

如處書假於上下毛詩雲履平水等傳恭民元鳥長魯詩毛

訓假為至者皆爾雅假借之借字假又借作假說記曾子問

不旅不假注云假謂為假說假無有左傳昭廿年引作假

假故今文格又為假但格有至訓假不訓至故不從今文作

假少半饋食禮以假於主人注古文假為格假是編慶之辭

字當作假故又不從古文作格耳

日伯某甫 注甫字以作父 章南殷通也 注甫或為父今文為

斧 士相見禮若父則過目 注今文父為甫

案說文甫字美稱也以用父父之美稱蓋皆本殷美傳文致

之言文也此注云甫是父父之美稱蓋皆本殷美傳文致

案說元年傳公及叔俱父娶於縣云父相傳也男子之美稱

也是以父為甫故族氏家訓云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

借為父字北人舉無一人呼為甫者是也鄭君注禮凡不言

古今文或作或為者皆當時時又別有本存之所以通俗至

章甫之甫今文為斧則又假借中之假借也士相見禮之父

今文轉又借甫為之此雖於義易明然不如各仍其正字故

皆變而不用

記冠而字之 注今文無之

案鄭從古文有之者取其文備禮記郊特牲引此記云冠而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士昏禮

賓升西階當阿注今文阿爲底

鄭云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

云阿棟也鄭射記注云制五架之屋正中曰棟式曰楣前曰

版鄭以棟謂阿者非謂棟有阿名謂屋之中脊其當棟處名

阿耳何以明之阿之訓義爲曲毛詩考樂傳云曲禮曰阿大

雅有卷者阿傳云卷曲也一切經音義引鄭詩傳曲京曰阿

說文阿一日曲也其在宮室則凡屋之中脊其上穹然而

起其下必卷然而曲其曲處即謂之阿棟棟中脊之勢必有

穹然卷然之形故易於棟言曲禮即以棟爲阿考工記斂

人四阿重屋注云四阿若今四注屋又王宮門阿之制五雉

疏云謂門之屋兩下爲之其脊高五丈夫屋有四注兩下必

皆於中脊分之考工記於四注者曰四阿於兩下者曰阿

然則阿爲中脊卷曲之處明矣中脊者棟之所承故鄭以當

阿爲當棟耳程氏補注云屋脊名極棟可自曰極兩極棟

謂之極棟謂之梁皆統指屋之上覆者凡屋自極南北分兩

下破施以覆之以其在南者而南則自極而南至於當極謂

之棟棟又謂之脊也棟南雖於承雷則謂之楣楣又謂之梁

也又云凡屋之四注與屋之兩下者上下通蒙之謂之來棟

來之半在上者榑來之半在下者屋之所注榑棟與榑而注

之名阿義專繫之於榑棟但得其半之在上者耳榑謂之阿

者阿曲處在榑棟榑棟仰以啟明俯仰之間必小阿曲且

四注者有四角必阿曲乃可向上故又謂榑爲阿也承榑案

程疏非是其以榑棟爲屋上覆者之統名則是舉榑棟榑

皆在其內矣國語曰不厚其棟不能任重者謂一屋所覆

之物甚重非厚棟不足以承之若如程疏則榑即一屋之最

重者又何任重之有乎至謂阿義繫於榑引國語說公室神

人立於阿何阿有在二者則東南西北皆有阿可知斷不能

於榑而阿於榑榑榑中脊爲阿其屋之破施而兩下覆者皆

自阿而分故分而西者謂之西阿分而東者亦可謂之東阿

耳若謂當榑處阿曲而仰故謂之阿是則所謂反字即鄭注

起如翼耳無所謂阿曲之形也淮南本經訓書故阿夫容

變初高注阿曲星王廷壽書靈光殿賦云鸞飛結阿天鸞翮

就圓四方升反植荷葉屬離西第領曰陽馬承阿何公泉鰲

殿賦曰承以陽馬李善注曰陽馬是則阿斷非當榑之名矣

此經云當阿東面致命主人昨階上北面再拜程氏又云

主人在昨階上接賓賓乃獨入堂深而至於棟榑主不相對

於授受行禮不便故知阿當在榑而不在棟承拱又案

古人所稱東階上西階上非必僅指階前數尺之地無非循

謂兩楹在榑棟之東東楹之東西楹之西自階至房戶之前

通可謂之階上引燕禮小臣設公席於昨階上西鄉而其下

又云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於公以此爲自階至房戶前

皆名階上之經其說甚確然則此納采之賓當阿東面主人

昨階上北面相去本不甚懸絕況賓致命之後主人再拜之

時賓必還席不答拜設氏延筵云凡爲人使者不容拜士昏

禮納采授屬略用聘享投玉授室之例拜時使者當亦三退

負序然則此賓致命後退至授室主人拜後亦從昨階上上

楹間故經文云授於楹間南面無嫌於授受不顧也今文阿

爲庭者即說文之尸字尸部尸仰也从人在尸上一曰屋椽

也秦謂之楹注說文作正齊謂之尸木部曰楹者秦名屋

榑榑也又曰齊謂之楹楚謂之楹然則尸與楹一物既即尸

亦屋榑之名鄭於聘禮公劉受王於中堂與東楹之問注

入堂深者榑事也及此經皆取入堂深爲義故不從今文敷

主人拂几授校注校几足古文校爲杖既尸記杖在南注校

壓也古文校爲杖

案校蓋假之假借字配文假壓也與既夕注校壓也訓同祭

統夫人薦豆執杖注校豆中央直者也豆有柱而無足故謂

其中央直者爲杖凡則有足說士昏禮注以較爲几足也又

文作枝者蓋四體謂之四肢故說文肢或作枝造周書孟也

皆作枝釋名肢肢也似木之枝格也凡之有足猶人之有四肢

肢故枝亦謂之肢執鄭以肢執手足敬則專於足履故不從

古文

周尸脫脫或作純純全也古文純爲鈞

古文禮或作讓蓋今古文各有二字兩作者鄭亦兩存之

此脫或作純不著今古文故說文云此或少年文少半脂一統

注云純脂全也有承班案之本故非是此經今文作脫本純之說

借當時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案鄭於此破青爲精云精時以精爲精屬也又云精亦元衣以精爲領即易經文青字作精而特性精實禮主端緒拜青衣注云青精屬也此衣案之以黑其精本名皆詩有素衣朱宵配有元宵衣鄭重以士管禮注說青精假借已明故於特注注不妨依通作借並引詩及記皆轉從禮經作青以見青借作精爲經典通用之例特註疏謂詩及禮記皆本作青字非也

將加景注今文景作棟

案上文被稱注云通稱也士妻始嫁爲婦於領上假盛飾耳此注云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進乘屨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案鄭於詩表衣禮記同綱及此經綱制皆謂根蓋本玉藻稱爲朝服惟於此景訓明是鄭意景與綢綱制不同綱仍以纁纁纁纁非鄭意後義爲正字綱制皆假借字此景爲正字據乃借字

鄭訓沃服文注御當爲詞

鄭云謂迎也謂塔從者也承其來迎詞字惟用禮作詞他經皆作御鄭注亦云御當爲詞與此同

贊敝會注今文敝作開 既夕禮請敝期注今文敝爲開 敝之折注古文敝爲開 士虞禮命佐食敝會注今文敝爲開

記說并止哭聲三服戶 少年饋食禮乃啟一尊之蓋無注同

案古人於敝期字多作敝少作開故古文作敝者今文則作開左氏襄三年經敝敝局公羊作開陽此左氏古文公羊今文之別公羊疏謂爲誤景帝禮者非是既夕敝之折注云古文敝爲開古文形係今文之誤

御於敦南 古文御爲敦

案初正字給信字說文御節飲也玉篇御節也今案玉篇爲是月所以節也通圖策趙雲云進退之節節蓋退則以節召之退則以節之故云御節說文御字傳寫誤耳說文御仰也御仰於地也今案贊敝會御於敦南者謂飲其蓋退於敦南御仰御仰之義此說及公食大夫禮亦一合御之疏皆訓御爲仰非是

贊爾案注古文案爲我

少牢饋食禮上佐食爾上致麥於豆上右之注云爾近也或曰移也右之便戶食也說云案特牲云黍稷此及虞皆不云提者此後皆案提連言明並案提食之不虛陳而不食不言爾之者文不具其實亦爾之也承其案此經云贊爾黍投爾麥皆食以治醬注皆食食黍也是鄭意此皆爾猶致惟爾黍而不及提下文三飯食注云同示示親不主爲食起三飯而後成也此可知不必偏食黍稷矣且黍重於提下文雖爾肩站有黍無提故此爾致不及提古文作提爾所不用

主人服厭子房慶受禮服于室爾受注今文說皆作祝 鄭飲酒禮說服注今文說爲祝 鄉射禮弟子說東注今文說皆作祝 既夕禮主人說東注 士虞禮記戶生不戴履

注今文說爲祝 大夫說經帶於廟門外注同 皆作祝 既夕禮主人說東注 士虞禮記戶生不戴履 說文云文爲祝不從者祝是追服之言非脫去之義故不從也承其案說文言都說下云說得也說得者悅極之義引仲之凡器服之解釋皆用此說字說云祝是追服之言者左裏一十七年傳如祝服終身釋文說云祝是追服之言者左

功不祝注日月已過乃開長而服曰祝是也此經惟今文說借作祝若禮記服虔問惟公門有祝齊衰注云說無免也古者說或作祝此則又古說之假借者矣

北止注古文止作止

說文止下基也象形木出有屋故以止爲足段氏五穀曰此引伸假借之法凡以章爲皮章以朋爲朋黨以來爲行來之來以爲東西之西以爲人爲人之僻皆是也以此止爲人足之僻與以爲人之僻正同許書無雙字止即雙字許同鄉都今文故不錄雙字如从今文名不錄古文銘也或疑銘銘此當爲今文名止當爲古文周尚文自有委曲爲重之字不合於倉頡者故名止者古文也銘銘者後出之古文也古文禮今文禮者猶言古今本也古本出於周後後出之古文今本行於漢後後最初之古文猶難稽之禮時或有檢小家用古禮體者也 慶侍於戶注今文侍作侍 案侍侍古同聲故二字互用禮記難記侍猶君也注云侍或爲侍

禮記古文文說

贊見鄭於舅姑 注古文明皆作皆 案舅正字皆借字 姑南上注今文姑皆爲併 聘禮皆二以姑注今文姑皆爲併 公食大夫禮率夫故案禮六益於姑西二以姑注姑併也 今文曰併 豆實實於案陳於姑外二以姑注今文姑作併 士喪禮士二一人以姑注今文姑爲併 少牢饋食禮皆 一併以姑注今文姑皆爲併 有司飲俎人合二以姑於羊 俎西姑注古文姑皆併併

案鄭當爲併字疑併說併其略同鄭於姑字雖皆訓併然多兼併字不用此注云姑南上書舅姑共席於其西其西以高爲上仍依古文作併不應云姑當爲併也段氏王裁曰說文併姑是併也互相訓並讀如勞併讀如拜併讀如別許互訓者禮經注曰古文並今文作併是古一字同也承其案鄭注此經姑皆併併是二字義同正與許合其鄭意意字則一概從並故有可微注又據古文作併言不用也

婦贊成祭注今文無成也 案上文舅姑入於室婦贊饋注云饋言婦道既成以孝養此婦贊成祭義重成祭故鄭從古文

於是與始飯之節注古文始爲姑

鄭云始飯謂舅姑婦者嚴整舅姑飯姑餘也故鄭公曰典始飯之婦未詳其節而祇文意似謂舅姑與於是乎改設之如饋之錯也錯謂設也承其案說說姑飯一字爲如饋之誤則經文不當有與字 欽定義疏云既飯乃爾此經始飯之文在饋下者明此時膳御餞者止飯而無食事也蓋舅姑之俎皆肺脊各一於所舉者婦飯之矣舅所舉者肫亦不設於馬於是膳御止與始飯教乘而安饋之亦猶特牲少牢上下陵之分教乘也案統言兩儀之饋惟曰以四盤案則饋以黍可知或曰古文作姑姑飯者肫初共飯姑之飯乘而不使舅飯亦不取義之意云婦者謂取姑教乘分設之亦可通 訓以米饋注古文饋皆作併 故氏經公曰案聘禮便行行禮用婦不用弟者辟王君之帶也此無所附不需用婦宜從古文

欽定義疏云晉禮用束帛此謂用束錦或亦辟昏禮之正與小行人合六幣錦次帛錦次銅則差次可加於錦注今文爲錦

家說文楊水梁也得之本義爲橋梁古者井上擲樺亦名橋曲禮奉席如橋衡是也此橋所以成齊鄭雖云其制未聞然作橋於義爲近若爲橋爲屋器見與此無涉故不從古文

記文弗能教注今文弗爲不無能字

案下文納吉納曰某之子不教蓋至納吉同事已定而情彌親故其辭徑達此納未則禮初行而情未慤故其辭微婉耳至於某之室注今文於爲子大射儀士御於大夫注同既

夕禮樂東首于北墻下注今文于爲於

說文于於也象氣之舒段氏玉裁曰於者古文爲也局下云孔子曰局焉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局呼然則以於爲于亦取其助氣釋語毛傳皆曰于於也凡詩書用字凡論語用

於字蓋于於二字在周時爲古今字故釋語毛傳以今字釋古字也今音于羽俱切於央居切局哀都切古無是分別也

自周時已分別於爲屬解之用見於羣經爾雅故許仍之說文隸古文鳥象形隸古文爲省此卽今之於字也此字蓋古文之沒出者此字象出則又于於爲古今字凡經多用于

凡傳多用于而鳥爲不用此字承其案于於二字經傳通用爲屬解與於皆禮大射儀從古文作於既夕禮又從古文作

于者正欲見古文二字已通用耳

我與在注古文與爲羣卿飲酒禮賓介介不與注同

賓不與注古文與作豫不與射者不降注古文與爲豫

聘禮介皆與注古文與作豫公食大夫禮鼎鼎不與注同

士虞禮記主人不與注同

案與正字注古文假借字

夙夜匪懈命注古文爲無士相見禮毋改注古文毋作無

毋上於面毋下於膝注同

公食大夫禮毋過四列注古

文毋爲無

疏云古文毋爲無不從者以許氏說文毋爲衆辭故從經今

文毋爲正也段氏玉裁曰毋古通用無許書皆用無漢人多

用毋故小戴說今文尙書皆用毋史記則竟用毋爲有義字

又案詩母教孩升木字作毋鄭箋毋禁辭

祝云案曲禮云童子常視毋誑注云視今之示字被注視

從示此以視爲正字以示爲俗誤不同者但古文字少故

眼目視視與以物示人皆作視字故也彼注云視乃正字今人

者以今視古故舉今文示而兩注相兼乃具也承班案小

雅視民不使遠云視古不字曲禮注云視今之示字者謂此

視字卽今人所用之示字古人正作視不作示耳孔疏云鄭

注經中視字者是今之示字以物示人之示也是舉今以辨古此

語得之賈誼說曲禮注破視從示非也

請於賜見注今文無終賜

案鄭從古文有終賜者蓋以辭誤爲得禮耳

某得以爲昏姻之故注古文曰外昏姻

鄭云不言外亦彌親之辭投勘記云以得居石經徐本張氏

通風楊氏叔氏俱作得以樂釋枝上言某以得爲外昏姻

之數以者指得以也對稱某以非他故此乃云某得以爲昏姻

之數以者指得以也對稱某以非他故此乃云某得以爲昏姻

下正與故字指氣相實又與上故字相應今注疏本從教氏

說改經耳承班案上文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

灌漱於祭祀是以未敢見注疏數字無解釋文亦不爲數字

作音教氏錄上言之數下言之數必有一誤王氏引之曰數

之言數也言前此數爲婚姻時未久某之子尚未灌漱於

祭祀是以未敢往見吾子也此解甚辭然則上言自以得爲

婚姻之慶故謙而言外下言得其婿以我爲婚姻之故故親

班案曲禮執轡者左首注云左首爲視云左陽也首亦陽也

左首謂轡弄之也白虎通引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

左頭所執亦古文也

某將走見今文無走

疏云云今文無走者無走於文蓋不足故不從今文從古文

也

某不敢爲僕固謂吾子之就家也注今文不爲非古文云固以

請也賓對曰某不敢爲僕注今文不爲非

疏云云今文不爲非者云非敢於義不便故不從今文非也

云古文云固以請者固請於文後僕者有以字於文賡後故

不從古文固以請也承班案古文蓋涉下文賓對之辭有固

以讀而誤俗耳

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注古文曰某將走見

疏云云古文曰某將走見者上再番首云某將走見今此三

者亦云某將走見與前同此最古文不從者以上第一番請

賓主皆無不敢爲僕第一番賓及主人皆云不敢爲僕文句

既畢若不云某於文不便故須云某也此三番於上已云某

也固辭不得命於下不須云某於文便古文更云某將走見

文畢故不從也

賓對曰某也不依於字不敢見注今文無也疏本主人對曰

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敢從注今文無也疏本毛氏漢古則

也疏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擊於將命者注其本

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注同案十行本亦

三

也云古文原爲終不從者以上已有卒卒爲終故從古爲原也承璣案說就也者原爲終不獨與卒視而卒字爲利且上文又云母改鄭云毋自變動不必復言終蓋若是矣故璣公謂取字無意與宜從今文作終非也

君千矢伸問曰之早晏古文伸作信早作亟
疏云此二字通用故大宗伯侯氏主爲信字詩云一之今日其羞獻無咎非爲信字既通用學古人中整段氏王裁曰疑此字不古但作信信或用申申之字無伸字承璣案疏記儒行竟信其志注云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信或爲申是屈伸字作伸漢時已通行故鄭許皆從之耳早正字

蚤古文假借字漢書多借蚤爲早字鄭注禮記王制引詩四之日其蚤作其早而等詩不破者字者殆以此假借人所共識歟此今文古文既異則以從今者當文易曉故耳

問夜屬章注古文屬作屬
疏云王藏云屬於君有章桃灼作此章鄭注論語作屬義亦通若作屬則春秋一薰一蕕蕕音草也非華字之字故學古交不從也威氏琳曰業實說也應記王業屬於君有章桃灼注業桃灼辟邪也大夫用業桃章蓋及辛菜也章或作菰又祭儀高堂倭倭注蔡謂齊吳也說文神部章吳來也章香脾也人部無章字故鄭注王相見禮從今文作業而不用古文古文蓋以聲同通借又注玉藻從華不從菰則以聲爲俗字也琳王藏注則祭義爲當作實說謂鄭注論語作菰

論語經菰字蓋鄭注中有此字然鄭注玉藻既定作菰不宜復自用菰當亦俗爲菰也段氏王裁曰僅古作菰或作菰者殘得名菰猶治曰亂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及備當屬注今云站當屬
威氏琳曰釋文引穀梁傳未嘗有站重之說站當也今穀梁註二十七傳傳祿血無站當也站重王爲口部引穀梁與此同知古本作站說文口部無站字食部有站字相屬食奉也穀梁傳本作站訓爲食與當義合成雖雖釋站當同訓爲食則站爲站之本字無疑站既訓爲站下不當更作當字蓋古文偏重屬今文偏重屬今云站當屬當作今文云站屬

文字原屬字衍也承璣案孟子是以言結之也應注結取也音義云結本亦作站是有取義義既爲站之本字注當作今文云云上屬站當屬猶言取當屬也鄭雖漏義不明故從古文不必如威氏所云也

若君賜之爵注古文曰若賜之爵無若也
案無若字則不明所賜且此文上下與王藻文略同王藻有若字此不當異

容獨爲以爲注今文無容
案容與與同義王藻注云容獨爲以爲與與同孔子賦然則席而對注云說然故說與與此注造而益甚爲或與合若無容字則於義不明孟子其容有是古文有容者長故鄭從之

執王言注今文無若
案上文云凡執幣皆不趨此執王言者文相配亦當有若舉前義理注古文曳曳
校勘記云徐本釋文集解悉解同作推毛本推毛推承璣案推當作推毛本非是說文木部無推字手部推珍也徐氏引也是理有引義又下曰推也申部曳下曰束縛梓推爲曳曳下曰曳曳也从申尸聲尸聲爲地是曳推義並同故今文作曳

古文作推注乃員手曳杖釋文云曳作曳
宅者在邦則曰甫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今宅爲說古文著作當從動說云毛本今文宅字通與義文字音義說文宅從宀从土聲從宅古文宅案此與言部託字音義略同故論語託六尺之孤王爲引作託六尺之孤古文託字从宅

釋託字从宅聲故今文假託爲宅古文又假爲爲字洛陽御監記有魏時苗茨之碑苗茨即茅茨取音聲聲不韻也鄭於經文則告從其正者

飲飲酒禮
指厥入門左介舉厥賓入單賓賓入門左推手曰揖引手曰厥今文皆作揖又曰單賓賓入左無門賓舉介升介厥單賓升今文舉皆爲揖 鄭射禮賓獻賓義注今文皆曰揖單賓

段氏王裁曰厥即尙書大傳之擬挾案南注云兩手搏其心古文禮揖厥分別今文禮單皆爲揖鄭不從之而禮經有厥鄭作揖周禮大司馬說作引手曰揖斷不可從承璣案疏云厥字或作揖字者古字義亦通也此說蓋蓋注文本有厥或作揖之說故鄭雖疏亦云引手曰揖鄭司展注禮經以揖爲揖拜自說說解之然禮自是厥之或字說文揖舉手手也舉而下之則所謂引手也蓋揖則舉手而推之揖則舉手而推之下之則必引手向身僅禮古文作舉說文小篆作揖總之揖與揖別鄭鄭從古文作厥以揖爲或作而不從今文作揖說文揖舉也从手聲一曰手揖引曰揖案此一曰以下七字疑係後人屬入說文揖下云揖也推下云推也正與鄭君推手曰揖合其引手之原自有揖字當之不應推下

忽有手勢句語我揖舉漫無分別段云許從今文不從古文是以推手引手通謂之揖非是又云禮當從字林爲舉首下手調禮而舉其首首推下其手是曰揖拜漢人曰揖亦非是

案上文主人坐取爵與通洗而面今文案上爵字但云坐奠於前下注當云今文無爵字爲爵下爵二字鄭以上文主人坐奠爵於前爵下主人坐奠爵於前皆有爵字故從古文若無爵字則坐爵通文不成辭矣

賓西階上注立北 案注云疑正立自定之貌疏云宣公六年公平傳云賓當公欲飲魯君於是伏於室中召趨席而食之趨席之車右鄭謂明者國之力士也也然從乎趨席而人何休云化然則壯貌鄭氏不取何休注義以鄭射注云疑正止也有壯之貌自定其義不殊字義與何少異也威氏琳曰鄭所據公羊化然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易壯義蓋鄭之異段氏王裁云說文疑未定也末爲初字大非虛所止疑傳云疑定也義云

止惡鄭於士皆禮云疑正止者謂三立自定之貌於鄭射禮云疑正止也有壯之貌與此而三立三疑字皆當說文之疑非說文訓惡之疑學者切疑爲疑疑於外許書定也之上端未字矣承璣案段以說文之疑鄭大雅止疑亦即此疑疑立之疑甚是故鄭注射禮直訓疑爲止正疑正亦非是此義故注士

甚是故鄭注射禮直訓疑爲止正疑正亦非是此義故注士

甚是故鄭注射禮直訓疑爲止正疑正亦非是此義故注士

古文原爲終不從者以上已有卒卒爲終故從古爲原也承璣案說就也者原爲終不獨與卒視而卒字爲利且上文又云母改鄭云毋自變動不必復言終蓋若是矣故璣公謂取字無意與宜從今文作終非也

昏禮及此鄉飲酒禮又皆以疑爲正立自定之貌不必執從鄉射禮注改正爲止至以疑止爲句疑立自定之貌則爲一句則於公食大夫禮注疑正立也自定之貌不可通矣

坐視手注古文視皆作說 有司徹坐視手注古文視皆作說 此觀本字作說

校勘記云釋文生說始說反試也注視局今注中無視字疑說本作視故賈疏以內則之視釋之浦登改說爲視似有理承其案賈疏云內則事儀之中有視則當各有視手以試手也據此似經文視手字本作視蓋禮經今文作坐視手古文作坐視手鄭從今文故學古文云云

作視與疏本異說文訓解視與此無涉說本謂之視手說文訓視也或作視說本所以試手而試手遂謂之視手義自可通有司徹坐視手法云視手者于視視儀巾內則曰婦人亦左佩粉視古文視作說據此知經文本當作視手鄭注內則云巾以視手注少儀引鄉射禮與于俎坐視手皆作視不作視公食大夫禮賓與受坐察視手注視拭也拭以巾疏云按內則左佩粉視視即巾而云拭拭拭手以巾似視不巾者本名視者以拭手爲視其實名巾故鄭舉其實稱也據此益知經文必皆作視手鄭視視爲拭古文作視者乃假借字鄭所不從

主人介石北面拜送賓注今文無北面 衆凡堂上之拜皆北面此主人獻介時西南面介視北面拜受爵主人當北面拜送爵凡拜者同面若無北面嫌于主人僂西南面故鄭從古文

眾賓皆有爵注今文辨皆作備 眾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辨有醴醢不祭注今文辨爲備 眾庶則不拜受爵生祭立飲辨有醴醢不祭注 燕禮大夫辨受爵注今文辨皆作備 大射儀大夫辨受爵注今文辨作備 少師饋食戶取

司徹若是以辨注今文辨爲備 司士乃辨注 有屬氏爰武曰曲禮主人延客食饗然後歸般內則子師歸告諸婦諸母名宰婦告諸男名王孫先飯婦嘗羞飲而後樂記

其治辦者其禮具在傳定公八年子言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史記謂書瑞應麟至此皆以辨爲編惠氏棟曰古屬字皆作辦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春秋稱多古字古言故皆以辨爲編又云鄉射禮司射乃此取稱辨法云眾賓射者降比之稱乃編是鄭亦編辨爲編承其案鄭於注或用編或用辨不盡依經文如鄉飲云皆如賓主人之禮辨注云辨辨眾賓之在下者有司徹辨受爵其謂鄉射禮與賈注云編編乃爲是辨編二字注則便文通用惟於義則皆依古文作辦鄭於古今文假借字多從本字此獨不然者疑編乃後出之字故鄭於經文必皆從辨以存古古義也

眾受酬者受自左注今文無眾酬者 衆注眾字當自作左但云眾受自左古文多受酬者二字承上文受酬者自介右而自受酬者謂眾賓之內爲前者一人此眾受酬者則疏所謂自第一以下并堂下眾賓是也文義較明故鄭從古文

皆進薦而興之賓辨坐取饌以興介則薦兩興之介坐受以興注 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今文曰賓受

案注語似今文於賓取酬之文賓受與介不別尊卑故從古文然經應西漢之下賓辭然後生取解若今文賓受坐取饌以興則不辭矣此節是意由以賓受二字連文又案宗本疏標目但有賓言主與文似此語注文止十字今文曰賓受五字蓋其衍取

選者降席注今文選爲俱成爲全 鄉射禮大夫若有選者注今文選爲俱 案禮記冠儀曰介側衆皆爲也注云古文禮儀皆作選又少儀俱側注云俱成作禮古文禮儀作選古文禮者皆指此禮經古文也鄭於鄉飲注云選者謂此鄉之人仕仕大指者也今來助主人衆賓主人所樂而選法者也於鄉射注云謂之選者方以禮樂化民故其選法之也是古文作選者正字今文似俱爲之俱成爲全者皆近假借語語異乎三字者之振鄉注云探讀爲註讀讀漢書言義引字林探讀音是其例也公如大夫入注如讀若今之若 疏云鄭曰如讀若今之若若前無大夫入直以元夫與主人

爲禮是其當公則非當賓當賓守禮故鄭如若今之若謂大夫之外公更無異禮矣承其案此疏不得注意如若一聲之轉故二字義本相通但如與若有訓爲相似者如此若此之類有司徹若是以辨今文若爲如是也有訓爲相及者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謂宗廟及會同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謂方六七十五六十春秋傳傳爲靈若謂宗廟靈及厲是也此公如大夫入顯讀如爲若者猶言公及大夫入耳非謂公之入如大夫之入也云云讀若今之若者蓋當時語凡相及之詞多言若故舉今以況耳漢書文音紀云若若若 賓服鄉服以拜賜注今文曰啗賜鄉服 朱子曰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明古經文賓下無服今有之衍文也

主人釋服古文釋作舍 大射儀獲而末釋後注古文釋爲舍 案周禮大司馬云春入學舍來注云舍即釋也占夢疏云乃舍於四方注云舍讀爲舍舍即釋也也古書釋釋釋其多作舍字鄭君於周禮既讀舍爲釋此經即從今文作釋舍字不用蓋釋舍同聲之轉惟釋字於義較切耳

記介俎音賜賜賜賜注今文路作賜 有司徹半賜注古文賜爲路 案說文路亦下也亦即禮字亦部云人之臂亦也骨部云禽獸之臂曰路是許書於禮禮二字有入臂之別備禮古文作路今文作賜鄭於鄉飲禮禮古文於有司徹又從今文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經言禮禮古文骨自明不必作賜始賜非同

說文字書賜賜字本義也 案經言主人獻坐於西階上鄉射禮記其坐則獻諸西階上此亦當有上字故從今文

特用周禮注古文經爲愛 鄉射禮十純則繼而愛之注古文經爲愛 大射儀十純則繼而愛之注古文經爲愛 士虞禮祝畢升取簋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餼注古文經爲愛 士虞記攝祭升尹注 少師饋食禮餼執組肝亦攝止注 有司徹二組設於羊肱西酒醑二組皆設

爲禮是其當公則非當賓當賓守禮故鄭如若今之若謂大夫之外公更無異禮矣承其案此疏不得注意如若一聲之轉故二字義本相通但如與若有訓爲相似者如此若此之類有司徹若是以辨今文若爲如是也有訓爲相及者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謂宗廟及會同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謂方六七十五六十春秋傳傳爲靈若謂宗廟靈及厲是也此公如大夫入顯讀如爲若者猶言公及大夫入耳非謂公之入如大夫之入也云云讀若今之若者蓋當時語凡相及之詞多言若故舉今以況耳漢書文音紀云若若若 賓服鄉服以拜賜注今文曰啗賜鄉服 朱子曰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明古經文賓下無服今有之衍文也

主人釋服古文釋作舍 大射儀獲而末釋後注古文釋爲舍 案周禮大司馬云春入學舍來注云舍即釋也占夢疏云乃舍於四方注云舍讀爲舍舍即釋也也古書釋釋釋其多作舍字鄭君於周禮既讀舍爲釋此經即從今文作釋舍字不用蓋釋舍同聲之轉惟釋字於義較切耳

矢也故孟子起人間弓而射之文選注引作射弓買誼書士不敢鳴弓而報怨史記陳涉傳引作買弓要皆非制中之義也

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注今文上作向 覲禮尚左

古文尚作上

案上字作上尊向字作向鄭於上握從古文作上於尚左從今文作向者皆取其當文易曉耳

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注古文曰再拜受爵

案大射儀獻服不云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與此獻獲者事同知古文再字衍也

三耦及眾賓皆相決旋執弓各以其耦進注今文以為與

鄭注云以猶與也疏云訓以為與者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日以存存以字謂言尊卑不同任意以之故轉為與則平敵之義也承班義疏說是也上文主人以賓攝大射儀以耦左還

注皆云以猶與也

司射猶執一以進作上射如初注今文或言作升射

鄭注云進前也耦言還當上耦西面是言進終始互相明疏云上當將射時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不言進明還當上耦時者進近上耦乃作之此直進作射不言還當上耦明進時亦還當上耦而作之故言終始互相明也教氏釋公曰上字是衍否則其下當有耦字今文或言作升射豈亦疑其誤而易之也承班義疏謂上字衍是也疏云此直進作射以擬文但言作射如初本無上字鄭不從今文作升射者

大射儀司射猶執一以作射如初亦不言作升射也

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注今文曰告于賓

案上文已云卒射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矣此云升告左右卒射如初亦是告于賓不言可知大射儀於再射時既云左右卒射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通階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其後三射既畢亦但云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不獲言告于公矣

司射釋弓視算如初注今文曰視數也

案說文云算長六尺計脈數者從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誤也

算數也从竹具聲類若算是一字音同而義別禮經執事受筭之類當作算無算與無算之類當作算然經典多錯出算足計數之物雖亦可通為數義究不得即以數字代算字鄭此注云弄弄算也今文視算作視數則是以訓誥字代經文字故不用與

舉禮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坐反幾于其所與注古文曰反坐

案此義與大夫當舉舉者莫于薦石之時既坐受解以興矣至此乃坐而反幾于其所反幾者謂還幾于薦石上文一人舉解亦云舉解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幾于其所使不言坐者

省文然反幾連文與此正同古文作反坐者誤則鄭所不從長受酬者不拜注古文曰受酬者不拜

案此酬者謂堂上酬堂下酬注云云酬者不拜皆嫌酬堂下異位當拜也下乃云受酬者不拜則此古之受字衍也

卒受者以虛解奠于簠執解者洗升實解反奠于賓與大夫

此節注疏皆謂錯不可讀許氏宗彦曰此注今文無執解及賓解大夫之解皆為爵十五字當在上執解節節下承承案疏云云文此經云執解者無此執解又今文無執解及賓解

大夫之解皆為爵不從者以其在無算爵之科明不為爵考此經卒受者以下並無賓解大夫解字注何得為此諸疏亦不應昧目而釋之如此自是上而執解者受解以下之注誤移於此但云今文無執解亦誤從經云執解者受解遂實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長受而錯皆不拜注當云今文執解及賓解大夫之解皆為爵蓋總言執解以下諸解字今

文皆為爵今文下衍無字耳若今文無執解二字則若字無所屬不成文義矣至此節注疏或謂但當有今文賓解解為七所屬承文義茲云賓解解為七者亦不從也言亦則不止此語可知詳疏意云此執解者洗升實解注云今文無執解者賓解解為七之類以無執解者據於卒受者洗升固所不從

實解解為七之則今文字誤亦所不從故疏云亦不從也章氏平日注今文無執解案執解上疑脫虛解二字今文並作卒受者以降奠于簠執解者洗升賓之疑者今文若無執解則

亦必無者字既無執解者則下文洗字是卒受者洗即上文不當云奠于簠又注及字連執解故疑注文有脫字疏今文此經云執解者卒受者洗升實解注云今文無執解者賓解解為七之類以無執解者據於卒受者洗升固所不從

然於賓解大夫之解解無誤以解矣

記薦廟用燂五肅注古文肅為肅今文或作植

注云肅猶肅也為記者與耳均飲酒記薦廟五提注云提猶肅也承班義疏當作肅提皆當作提本提飲酒記釋文

云肅提本亦作肅可見注文原作提字鄉飲解射提提互訓說文提提也提一校也二字皆從木凡從手從肉者皆誤

聘禮記注肅肅和板板者謂之肅皆取直貌為肅肅無正字以其直貌故取訓提之提一校之提名之後人因其為肅脩改木從肉耳古文肅為肅者段玉裁云肅聲與肅同部也惟肅為大綱與肅義別故鄭不從今文或作植者直聲故

聲亦同鄭注考工記讀禮如脂肅肅之類是也

獻工與坐取爵于上前飲獻與于下注今文無與坐

案經文云主人取爵于上前獻工其下云進獻于西階上其下又云主人以爵降幾于下此記取爵上置幾于下置當總記獻工與坐舉飲酒禮記亦云獻工與坐故鄭不從今文無與坐也

司馬階前命張侯侯命倚旌注古文曰侯命獲者倚旌

案經文云司馬命張侯侯弟說東遠望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記又言此者疏云司馬命張侯侯命倚旌其事相因故云連明同是西階前則然則今文不言獲者可知也

無物則以白與朱羽紅長三切以鴻雁脂上二尋注今文

注云尋猶為繩

樣為繩也一切經音義疏古文紐紐二形說文米繩紐飯也也申之為凡相連之偶五聲乘聲並通故又變為絲今文樣為繩者即周禮甸師祀其藉茅鄭大夫云茅或為繩者或為繩是也鄭以絲繩聲近而端字無義故不從今文結為繩者亦聲近假借鄭以絲繩為正故亦不從今文侯道五十弓司二寸以為侯中注今文改弓為肅

案古服字本作衣與弓字同音假借故射禮子弓射姓爵名當字左而作子弓左傳相黑賦公羊作黑已皆其例鄭云量侯道以望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用射器故不從今文改作服也

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箭既發則答君而侯注今文君射則爲下

言君射則爲下射者謂君就下射之物教氏禮公曰下射之物在東主位也答君謂東面立而對之射時進左手復背於君故既射則還對之侯特君發也承案大射儀公將射則賓降通室西起快遠執弓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

北一箭東面立注云不敢與君俱東而立劉君也即此記所前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箭者也若如今文無射字於義不明故鄭從古文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朝旌獲白羽與朱羽注今文皮樹爲筆豎義爲帛古文無以

案古音皮讀如髮案謂如髮皮繁聲之轉樹與豎音義並同鄭以皮樹爲數名必有所受之今文繁豎蓋假借字故不從

絲爲結者詩生民或義或縣說文曰部引作或義或官縣之爲結猶賦之爲白亦應近故傳鄭亦不從之古文無以文不備故又從今文

士庶中朝旌以獲注古文無以獲

案無以獲則文不備故鄭亦不從

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注古文有作又又文無其餘否案古有又字多通此有射于國中射大夫士不得在國射故當作有今文無其餘否亦文不備故鄭不從

君在大夫射則肉袒注今文無射

案不從今文無射者亦以文不備

儀禮古今文疏卷六

燕禮

或作錫

其布漫掃易也今文錫其本字古文錫其假借字子虛賦獲

阿錫則列子之衣阿錫古者布十五升爲最粗十五升布成治之使滑易是日錫若夷服得則半十五升而治之故錫之錫與細布之錫其實不同承案錫與錫古字通皆取滑易之義同爲細布或作錫或作錫耳鄭注大射儀云錫細布也與說文錫同至錫與滑義之滑易者亦得錫名非錫名專屬之義故依服傳注云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鄭非不從今文曰錫者

射人納賓注今文曰擯者

案鄭云射人爲擯者也此經諸賓命賓者射人若如今文云擯者納賓則與其人故鄭從古文

主人北面立坐取象洗洗賓少進爵洗主人坐奠鳳于饌與賓賓反位注古文鳳皆爲解

注云獻不以爵降正主也通云此幸夫爲主人非正主故用鳳射鄉飲酒鄉射是正主皆用爵承案特性記在既在既西南廡實一爵二鳳四角一散蓋飲酒之器爵實鳳次

之屬又次之角散爲下故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鳳卑者舉角此獻降正主不用爵宜降一等而用鳳故不從古文作解也

賓以虛降降主人降象洗南坐奠鳳少進爵解注今文從此以下象爲爵

注云上既言爵矣復言鳳者禮易之也通云上文主人洗鳳獻賓云實以虛降降此經又云坐奠鳳中閒言爵者欲見對文一升曰爵一升曰鳳散文即通鳳亦稱爵以此言之此鳳即前爵爲公作經嫌易之故復言鳳也承案爵者飲酒之器之總名今文從散文之通解鄭所不用

賓坐取象鳳于饌下置洗主人爵洗注今文無洗

案鄭從古文有洗者取其文義備

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賓于膳置更爵洗注古文更爲受

射儀更爵洗注

射儀更爵洗注

燕禮

昭廿九年傳云以夏草之役史記更作受知古文更字皆爲受承案鄭注更爵者不更變至尊也特性注云主人更

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與更爵自酢亦不承婦人爵更與受爵並皆不相近古文作受者字之誤鄭所不從

主人盥洗升展鳳于饌注展送也展或爲揚揚舉也今文展皆作展

就云禮記檀弓杜黃洗而揚舉注云舉得於君也禮揚作揚舉也展送也揚近得之若然此注今文展作揚揚與展皆

是送義禮記檀弓杜黃洗而揚舉注云舉得於君也禮揚作揚舉也展送也揚近得之若然此注今文展作揚揚與展皆

讀從之說文仲逸也從人奔聲古文以爲訓字段氏玉裁曰併今之康字送爲康之本義以經送送女乃其一端耳與

併音部既相拒其遠字形又不相似如正足中幹弓之比今按訓當作揚由揚爲訓由露後訓訓如則聲義誤則字誤

耳據鄭禮弓注知禮經作康作揚爲古文揚字若今文禮康作揚正與揚義爲承案禮經言禮者謂禮是其本義說文員部康下一日送也康與展義義於同聲訓爲揚則聲訓而義亦與鄭注禮弓以有訓之杜舉舉與揚義相近故

云揚近得之此注云康送也康或爲揚與是以此送爲康之本義揚爲康舉禮禮義禮云禮訓爲舉義康於康義取禮從之

以說禮弓則可以說此注則訓今文康作揚揚義取禮從之

記本文今文故作揚揚鄭注儀禮以康從古文送義爲正故不從今文作康買說又謂康與康皆是送義亦非至康買爲揚者釋名康承也承與通通詩子孫孫通通詩外傳作承承

繩本從繩省聲方言繩東齊謂之羊繩注今江東呼羊繩如繩繩謂爲揚此其聲例段云康即古文揚字恐未必然

辨獻鄭主人以虛爵降賓于饌注今文無其于饌

案上文賓進受虛爵降賓于饌大夫受者以虛爵降賓于饌又下獻云主人受爲賓于饌知此亦當有賓于饌大射儀亦云辨獻鄭主人以虛爵降賓于饌以彼決之故從古文

致者昨階下再拜稽首注古文云昨階下北面再拜

案上文禮記書昨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注云再拜稽首拜君命也又云若君命皆致則序進樂舞于饌昨階下皆再拜稽首蓋凡拜君無不稽首者此一我爲與上皆致同爲拜君不應獨無稽首大射儀云長致者昨階下再拜稽首注亦

云拜拜首重君命斯以彼決之故不從古文
原工不拜受爵坐祭冠卒爵 古文曰卒爵不拜

案上文主人獻工一人拜受爵不拜注云一人工之長
者殿不備禮是之長者以殿故祇受爵拜卒爵不拜此取
工更殿受爵且不拜矣言遂卒爵無庸更言不拜大射儀亦
云取工不拜受爵坐祭冠卒爵加以彼決之故不從古文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爵主人拜送爵 注今文

解作觥 賁降洗象觥升酌席坐奠于薦南降拜 注今文曰
洗象觥 公坐取實所展象與唯公所賜 注今文解又為觥

大射儀士長升拜受爵 注今文解作觥 賁降洗升殿解
于公注今文解為觥

鄭注特牲饋食記引舊說云爵一升觥一升爵三升角四升
散五升此鄭以前舊家治禮經者相承之師說也禮器正義
及梓人疏引許氏五經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一升曰
觥三升曰爵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禮說亦與之同許君
謹案周禮一獻三階當一豆即觥二升不滿豆矣鄭較之云
觥字角旁著支故頤之閒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

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觥字相近學者多聞觥寡聞觥此書
亂之而作觥耳又南都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階則一豆
豆當為觥 季長云觥當為觥則此觥又曰觥則南都太守馬
與一爵三解相應說此觥不與此觥字乃觥之誤又觥為觥
三升升之說說此觥三升 禮器制度云觥三升升則此觥
所引觥大二升觥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觥三升解也據此
知鄭君所引禮禮舊說與韓詩說古禮說亦殊通禮器制

度馬季長說謂同惟許叔重獨自為說說云云解受四升又
云觥三升者謂之觥此蓋即承之異鄭以與經不相應故斷
此較至觥觥二字之誤則由觥觥形近易誤言之尤為明所
儀禮古文多作觥故雖觥字亦為觥今文多作觥故雖觥字
亦為觥鄭委校古今文以義定之如上文獻解正主不用觥

而用觥古文作觥此古文之誤也此獻士用觥者士賤也疏
云對大夫已上獻用觥旅酬乃用觥此獻士即用觥故云士
賤也今文作觥此今文之誤也其他今文多誤觥為觥又有
古今文皆誤者如燕禮賓降洗升觥于公注云此當賓降

解觥之禮皆用觥言觥者字之誤也古者觥字或作角旁氏
由此誤爾大射儀賁降洗象觥注云此觥當為觥此則觥本
作觥字形近觥今古文皆因之而誤者也鄭於注一一是正
可謂精審之至矣

賓降洗升觥于公注云此當賓降觥之禮皆用觥言觥者字
之誤也

案鄭注備矣

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 注古文曰公答
再拜

案此經注疑有脫誤經文當是公答再拜注云古文曰公答
拜蓋凡再拜稽首公皆答以再拜有但言公答拜者省文
耳若古文明云公答再拜知此經文亦必有再拜但賈疏標目

儀此節亦云公答再拜知此經文亦必有再拜但賈疏標目
已如今本則其誤久矣

賓所執觥以賜鍾人于門內當退出 注古文賜作錫 觀禮天
子賜舍 注今文賜皆作錫

案鄭正字錫假借字皆者皆下文賜伯父舍也

寡君有不勝之酒 注古文賜皆作錫 今文皆曰不勝酒無之
案鄭正字錫假借字皆者皆下文賜伯父舍也

除不珍爰云珍當作膳膳也與此訓同毛詩古文假珍為
膳與禮經古文亦同

寡君固曰不勝使其國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 注今文無
使某

案鄭從今文有使某者取其文義備

與鄭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 注今文無則下無
燕

案鄭從古文有則下燕字者亦取其文義備

儀禮古今文疏義七
大射禮
卷七十五 卷禮為燕下讀為軒
案鄭云穆穆也雅侯者約也而案鄭周禮射人注同又射人
士以三綱射軒侯注云大射禮軒侯于讀如宜軒宜獻之軒
軒胡大也鄭蓋以周禮校正儀禮之字彼讀如鄭亦如此注

作觥為也
西階之西兩楹東面 注古文頤為庸

案上文樂人宿縣於西階東面笙磬西面其南笙鐘注笙猶生
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之生此注云言成
功曰頤西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之頤頤頤
大司樂樂引鄭注尚書笙磬以開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
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為笙也西方之樂謂之磬磬功也

西方物孰有成功亦謂之頤頤亦是頤其成功也既頤云
擊頤登生注云君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頤頤或
作庸庸功也是尚書二禮三注略同賈古文頤為庸庸此雖
變古文不從義亦通是也

寡用錫若綿綴諸簫也 注今文綿或作給古文箭作晉

案綿之精者曰綿綿者曰給給無羣或用給放蠟公曰見其
既於大射鄭不從今文作給殆是此與綿文綿到作給晉御
虞氏文鄭曰給字無考文音御殆是即給字之誤永拱案劉本
蓋仍從今文作給給是古文箭作晉者周禮職方氏刻金
錫竹箭注箭箠也故晉箭為晉杜子春曰晉箭為箭箠亦或
為箭箠氏王裁曰吳楚春秋晉竹十度晉竹正謂箭竹所謂
會稽竹箠也箠矢竹也 鄭注本小竹之名中矢因名矢
為箭說文木部曰箠木也從木晉聲書曰竹箠如箠案此當
云周禮曰竹箠謂如箭今本誤為箠也此所見周禮故書
字從木惠氏棟曰古讀晉如箭故箠亦作箠為箠永拱案周
禮典瑞王晉大圭鄭司農云晉讀為箭由之屬箠文

又尊于大侯之東北兩楹東面 注鄭讀為鈔
鄭云沙酒濁特沙之必厚沙者也兩楹皆沙酒郊特牲曰汁
獻覯于醴酒未瑤案郊特牲注云兩楹沙也沙以醴酒也獻頭
當為沙酒未瑤之誤也杜君在中有燕飲而以燕齊康沙酒
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沙鄭蓋以記義定周儀一處故於周
禮司尊義齊獻酌注云獻酌為康沙之沙根抵沙鄭知
沙與齊音義之誤也燕禮和杜君以醴酒康沙酒之出其
香汁也與此經注義略同明堂也獻尊鄭亦讀為沙官元
泰與飲文兩節多通鄭如司尊義齊鄭司尊讀為康沙鄭
鄭司農讀為康沙不讀如沙後本讀如依也又詩東門之枌

枌 鄭司農讀為康沙不讀如沙後本讀如依也又詩東門之枌

原與雲谷風俗與妻...
...
主人望洗升履...
...

案此注古文疑當作...
...
經今文作...
...

案說文通之也...
...
意以造字義別於此...
...

相者首左何...
...
鄭此注云後首主於射...
...

首注云後首者...
...
此在前變於君也...
...

此臣禮前首...
...
鼓又與卿飲酒...
...

首不鼓之...
...
公羊說...
...

古文首爲手...
...
皆適次而侯...
...

案侯當本作...
...
用侯少用待...
...

案與與辭聲...
...
侯故與從今...
...

案古文聲爲...
...
授覆者退於...
...

案古文復作...
...
...

且左還...
...
案且本古文...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且左還...
...
...

昌宗所見本...
...
或曰者猶疑...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或曰者猶疑...
...
...

凡從席從注云凡席案几案席也下云無戶則不從翁出凡

席設如初如初者謂如幾戶時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凡在甫

也然則此文仍當作席故鄭文變古云筵不用也

司馬師命獲者以旌其異焉退注今文司馬師無司馬

案和射性司馬一人而司馬即前之司正此則大射正為司

正不為司馬而別有司馬正一人司馬師一人射師命弟子

說僕命獲者以旌退皆司馬命之此則司馬正命解綱司馬

師命退旌師者正之貳也此外有小臣師又有僕人師者如

今文無司馬單言師未明何人故鄭從古文

賁降洗升騰舞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贊贊升再拜

禮首公答再拜注今文公答再拜無再拜

案蓋禮云賁降洗升騰舞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贊

贊升再拜禮首公答再拜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

賁降洗升騰舞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贊

疏云凡族謂晉晉用解叔士伯用解叔知氣當為解下經風亦

當為解承案疏說也他已見注疏又解者指下文公

祭所服所蓋則說說之費所見作公服也

儀禮古今文疏義八

聘禮

使者朝服帥眾介夕古文帥皆作率帥大夫以入注古文

帥為率親親伯父帥乃初事注今文帥作率

案說文帥帥巾也率捕鳥也其統帥之帥作術古將術也

率領之率作連三无道連也後世皆連字廢不用而佩

巾之帥鳥畢之率借為將帥率由之字字又互相通借段

氏玉裁曰周禮樂師燕射射夫以弓矢劍故書帥為率鄭

司農云率當為帥大鄭以漢人帥皆字通用帥與周時用率

不同故也此所謂古今字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說文

引周禮率也禮族訓注周禮作帥是也宋家儀禮古今

文帥率一字連作故鄭禮古今文帥作率親禮今文帥又作率

左傳亦古文毛詩亦是率從左傳率引作帥從是古今文

多通用鄭氏經字則皆從帥而出率字於注或如段說以漢

時通用之說如大戴禮朝事儀率論侯而朝日東方觀禮注

管人布幕于殿門外注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

惠氏棟曰注云管指也馬開初九宮有繪圖才本官作

備卷天子傳云官人陳性義亦當作備承拱案此注云館人

謂掌次舍帷帳者也下記云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注云管人掌客館者也士喪禮管人設注云管人有司主館

舍者彼官管官故鄭從今文布今文布字數者數本作事重書

上林賦布結機史記作專餘廣曰專古布字說文專事也數

數也二字音義亦同一切經音義云數古文作專同於殊

臆鄭以此經補陳字多作布如士冠禮布席于門中士昏禮

禮布席于奧布布席之類故於此從古文布作與

管陳幣度北首西上如其率於左皮上馬則北面注古文奉為

卷今文無則

鄭云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元纁也馬言則者此享主用

皮或時用馬馬入則在幕南承案古文奉為卷者禮記雜

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華注云五兩五尋則每卷二天也

是則束帛本有卷稱則不從者以下文行禮凡幣皆言奉故

也馬言則者買疏又引下文庭實皮則擲之鄭注皮言則者

或用馬也典此互明今文無則於義不備鄭所不從

使者載禮注古文禮皆為禮服服載禮注古文禮作禮既

夕記載禮注古文禮為禮

案說文禮為婦之或字周禮儀禮皆如此作古文作禮者假

借字如後漢書楊賜傳注云禮言善老子注夫蛇蟻以禮為

禮得文雖本又作禮是也

買人西面生放禮取圭垂禮注今文禮作壞記所以朝天子

圭與璋皆九寸注古文禮或作讓今文作壞觀禮乃朝以

瑞玉有禮注今文禮或為珠圭垂于纁上注古文禮作珠

秋

案周禮司几筵如練席套純郭司几云幾當為練率之義升

師諸侯之練於九執郭司几云幾當為幾幾古字也後今字

也同物同音幾或注周禮取解幾幾不礙從幾故注此經皆

從古文作幾今文作幾者說文玉部云幾玉飾如木幾之文

引虞書珠玉幾失蓋許從從禮今文故凡文采之字作幾而

神敬者皆言禮惟是南面一言筵耳六記幾戶云戶出義

引作師皆從是也

陳皮北首上注

案下文云又據一真之會諸其解加于左皮上左皮即所陳

之皮會合也合璧與幣加諸其上又云馬則南面

破幣于其前則無皮而用馬亦合璧與幣其于其前也且皮

可言幣幣不得言首故鄭從今文

鄭爲上損大夫爲承損士爲經損據者出諸事注今文無損

案注當云今文無損者此節有四損字若但云無損不知何

指至損者出諸事若無損字則不辭矣今文蓋以上損承損

損損既明三損之數上祇言出諸事足知三損俱在不必更

言損者鄭於下文猶指出諸命損者人告皆指上讀此時更

損則損者不專指上損雖與後不同然於文例無別故從白

文

介告入門左注今文無門

案無門於文不備故鄭從古文

楊降立注古文楊皆作賜

案賜正字賜古文假借字

公升側受几序端注今文無升

案上文但云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此當有升字故鄭從

古文

賓進爵受几于懸前注今文評爲格

惠氏棟曰既夕若無則格受之注云謂封相受疏云格即

逆也對面相逆受案格本作格訓爲逆逆亦逆也既夕注不

樂古文明古文評亦有作格也

何博士段氏玉裁曰說文格治也各本作逆今正逆迎也亦

不順也相迎者必相更古亦通用逆爲逆者儀禮之格受爾

雅釋名之云邱太史公之魁梧枝梧蓋蓋之抵梧皆是梧之

謂字承琪案釋名宮室又云梧在梁上兩頭相觸梧也梧

之爲梧亦由聲近

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注古文重入

鄭云皮先者介隨執皮者而人也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執

皮者莫令以有不敢授之義承琪案注義甚明古文重入字

衍也

注今文歸作饋

案諸語詠而歸歸孔子豚齊人歸安樂福之並云歸鄭本作

饋饋魯論皆作歸鄭從古文作饋此饋則古文作歸今文

作饋鄭又從古文作歸者古文家亦各有師承經字不必盡

同士虞禮注云饋饋歸也饋與歸音義並通故各從所作儀

禮古文不必與論語同也又案諸語詠而饋鄭注云饋酒食

也魯論饋爲歸今從古歸鄭意是魯論直以歸爲歸還之歸

與古論饋饋異義故鄭必從古作饋此經古文作歸者本與

饋同義故不必改今文作饋

門外米三十車車乘有五數注數讀若不數之數今文數或爲

逾記十六斗曰數十數曰乘注今文數爲逾

鄭云乘數數合也乘有五數二十四斛也疏云一乘十六斛

又有五數爲八斛總二十四斛也云數讀若不數之數者鄭

君時以數爲數名數名有數有不數故下不數之數此從音

讀其字仍竹下爲之得爲十六斗爲數故下不數之數此從音

之閒量名有爲數者是十六斗量器之名承琪案疏詩殊未

明鄭云不數之數者自是漢人常語用以比方數音如漢

書東方朔傳注引戴林曰數音數之數是也賈以不數亦

爲數名恐非今文數爲逾者疑當作區說文區下云歐區

器也從仁食聲玉篇區余主切器受十六斗此即論語與之

庚之庚集解引苞注十六斗爲庚與賈逵左傳注唐尚書國

語注皆合君周禮陶人庚實一斛鄭云豆實三而成殷則殷

受斗一升庚讀如謂益與之庚之庚承琪案云讀如則鄭意

陶人之庚非論語之庚故賈疏謂庚本有一法又引聘禮注

今文數爲逾云逾即庚也以爲十六斗之庚是也

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禮大夫先升一等注古文曰

三讓

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禮賓升一等注古文

曰三讓

鄭云讓不言三不成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讓者則客

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適賓之義也使客尊主人三讓則許升

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尊尊亦三讓乃許升不

成三也云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者即此經主人讓大夫

先升是也云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者經言讓大

夫先升大夫之讓不明故鄭君兩言之但使尊終先升若主

人三讓使人亦三讓主人又一讓則主人四讓使者乃升故

鄭復言此也案周禮司儀云諸公之臣相與會國客大夫勞

三讓登聽命又云致饗候如勢之禮此古文云三讓與彼勢

鄭不從者周禮統舉其大率而云三讓此儀禮據屈曲行事

觀此經直云讓大夫先升是主人或三讓大夫無三讓故不

從古文也承琪案鄭飲酒義云讓之三也象月之三而日成

魄也故讓成於是其大率都多言三讓不言三辭者蓋三

讓以兼三辭然必主客俱讓至三而後謂之三讓凡升階之

禮主人先讓於客而客辭之至主人三讓客亦三辭其數適

均於是主人先升客從之此由主人尊或與客敬者皆主人

道客先升故主皆適之三讓而升也若客尊宜先升者則主

人讓客至三說使客亦必三辭則主人必至四讓矣讓無以

四爲節者故客但一辭或再辭俟主人一再讓即升升三讓

則許升亦不成其爲三讓故經祇言讓而不言三此經大夫

歸聘賓讓大夫奉主君之命而來聘其君命故讓大夫先

升若親禮禮勢至子階使者則不讓而先升矣及至賓賓

大夫則正用尋常禮主敬體之儀可行三讓矣乃云大夫禮

辭許入揖讓如初者蓋儀禮略也其後將賓問卿至于階讓

賓升一等大夫之禮也從升堂卿亦不從古文作三讓亦

以賓先升不能成三讓也其後賓面卿云入門右大夫辭賓

遂左庭賓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此則主人先升

而亦云揖讓如初者亦以禮略故與

庭賓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注今文曰入設

故設古文

公于賓堂食再賓注今文饗皆爲卿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

注古文饗或作卿

說文言獻也從高省曰象進獻物形奉經曰祭則鬼高之凡

高之屬皆從高又饗鄉人飲酒也從食從鄉鄉亦聲二字古

多通用故周禮禮記燕義字多作饗左傳則多作高此古今

文又有作鄉者則又因置而借鄉所不從

燕與蓋微無常數注古文微作微

鄭云微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思意也承其義釋詰云微始也詩大田傳曰微始也說文微一曰始也微是正字淑書說文云水清湛也此古文作淑書假借字如說文微善也而釋詰毛傳皆云淑善也亦是假淑為微耳

朝服致之以脩幣注古文伯皆作有司微乃微伯于賁注惠氏士奇曰古有有坐之器亦謂置器於半以詔伯人人家諸翁半文于曰三皇五帝有勅戒之器名伯尼是也承其案伯正字有古文微借字

賁弁襲迎于外門外注今文曰迎于門外案士冠禮云賁如主人服賁者元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注云外門大門外又每曲指注云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視或北曲又揖說云此欲見人大門東向入廟此士之大門也聘禮云卿館于大夫注云館者必于廟則此外門者大夫之大門也上文歸義云賁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鄭以彼快此故不從今文無外字

賓自內應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注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

賓自即由也言自則不必言由賁命于堂下至是乃升故鄭從古文自左南面鄭云右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君鄉君前耳疏云右大夫蓋以鄉飲酒獻酢之時授書在右受者在左故右大夫也且並受者欲取如向君前然也謂於本國君前受圭璋時北面並受今還南面並受而位不同並受一還不異故云若鄉君前耳承其案凡授受之禮相鄉背謂之

評授受同面者謂之並授受曲禮鄉與客並然後受鄭云於堂上則俱南面而禮者並受士昏禮納采按扇于楹間南面注並受也疏云以經云南面不辨賓主故知俱南面並授也此經上文云大夫升自西階鉤楹實自碑內鄉命則南面氣命可知賁升堂云自左則為南面並受亦可知今文無南面即並受之義不明故鄭從古文

公使卿如聘禮注今文公為君

案鄭學今文不用書公與君本為通稱於義無別經文固無定例此節古文作公故不復易之

赴者未至注今文赴作計既夕記赴曰注明段氏玉裁曰古文計告字祇作赴書取象矣之意今文從言聲兼兼轉矣故說文言部不收計字者從古文不從今文也凡書於禮經從今文則不改古文文字如口部有舌金部無鉞是也從古文則不改今文字如赴是也雖記作計不作赴者禮記多用今文禮也左傳作赴者左邱明述春秋傳以古文故與古文禮同也承其案禮記凡計於其君注計或皆作赴赴至也是禮記本有從古文作赴者注以至計計又既夕注云赴赴告也是鄭意作赴為正故於此經定從古文記問幾月之賁注古文賁作賁

說文賁賁也從貝次聲聲聲遠也從貝聲齊周禮外府其財用之幣書注云書行通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幣鄭司農云幣或為賁今禮家定書作賁元謂賁賁同耳其字以齊次為聲從貝賁賁易古字亦多或段氏玉裁曰此司農說禮家定書當作賁而鄭君非之謂一字皆可用計則釋賁為賁釋賁為持而子之其義分別似較鄭君為長承其案鄭君雖謂賁賁義賁皆同然其訓之亦微有別如周禮掌皮歲終則會其財書注云賁所給予人以物曰賁今時詔書或曰賁計此其說與賁賁訓時者此中車要折入賁于賁賁注云杜子春謂賁賁賁賁謂時者也又與說文賁賁賁賁合然則鄭意未嘗無別惟以一字聲義本同故可通耳此注從古文作賁者蓋周禮禮賁書多作賁賁賁賁賁賁其義賁賁賁賁注外府引聘禮作賁者則就周禮經文作賁故也

出祖釋注古文載作載

詩生民傳曰載道祭也周禮大駁載載注曰行山曰載載之者封土為山象以替舞舞柏為舞主統祭之故車載之而去喻無難也此注云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聘釋酒脯之與於載為行姑也詩傳曰載道祭也謂祭道路之謂春秋傳曰載涉山川然則載出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載祭酒脯新告也卿大夫處皆於是饗之飲酒於其側禮畢車載之而先行舍於

近郊矣其牲大夫羊可也鄭君於周儀一禮注可互相備說文載下云出聘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載既祭載於牲而行為載載詩曰取載以載從直友聲許說與鄭義略同古文作載載者成爲除惡之祭周禮大巫掌歲時載除瘴俗注云歲時載除如今三月上巳已水上之類此說與載音同義別故鄭從今文

皆元據繫長尺綬紐注今文綬作綬

鄭云采成文曰綬綬謂綬素以為綬為綬注云綬文親也鄭注云文成章曰綬與此義略同今文作綬者古從句之字每多作句如詩曰原原釋文作句本傳周禮周人公句注云易坤為句今書亦有作句者然則綬綬本一字說文有綬無綬從禮古文儀禮釋文云綬綬則以綬約字蓋蓋類兼用今文玉篇以綬同綬本之登類聚類於綬下云儀禮作綬約不知說文綬同采也內則載莊綬注云綬綬也凡孔達曰似綬者為綬綬與綬為二物儀禮之綬綬謂五采雜纁記禮云綬以五采然注云施諸諸中綬非所以為綬者不得以綬與綬混為一字也

問大夫之幣僕于郊為肆注古文肆為肆

古肆肆字多互為周禮小宗伯肆肆為位注肆肆也故書肆為肆杜子春謂肆肆當為肆此為肆之肆鄭云肆肆陳列也非肆肆以義故不從古文

辭初足以達義之或也注今文至為祗

案祗本祗之字說文祗從尸祗聲或從石祗聲雅雅祗或也詩斯父靡所底止傳小曼伊于胡底箋並云祗至也鄭以當文易曉故不從今文

賓入門注古文皇皆作王

案法範皇極之數言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王極史記多用古文皇作王與此正同鄭云皇自莊盛也義當為尊故從古

文

皮馬相問注古文問作干

詩考槃在澗釋文問釋詩作干又挾狄斯干傳云干圓也易鴻漸於干釋文引梅賾王肅注云干山開闢水也古文又假干為問鄭訓問為代用爾雅釋詁文也

夫處皆於是饗之飲酒於其側禮畢車載之而先行舍於

近郊矣其牲大夫羊可也鄭君於周儀一禮注可互相備說文載下云出聘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載既祭載於牲而行為載載詩曰取載以載從直友聲許說與鄭義略同古文作載載者成爲除惡之祭周禮大巫掌歲時載除瘴俗注云歲時載除如今三月上巳已水上之類此說與載音同義別故鄭從今文

皆元據繫長尺綬紐注今文綬作綬

鄭云采成文曰綬綬謂綬素以為綬為綬注云綬文親也鄭注云文成章曰綬與此義略同今文作綬者古從句之字每多作句如詩曰原原釋文作句本傳周禮周人公句注云易坤為句今書亦有作句者然則綬綬本一字說文有綬無綬從禮古文儀禮釋文云綬綬則以綬約字蓋蓋類兼用今文玉篇以綬同綬本之登類聚類於綬下云儀禮作綬約不知說文綬同采也內則載莊綬注云綬綬也凡孔達曰似綬者為綬綬與綬為二物儀禮之綬綬謂五采雜纁記禮云綬以五采然注云施諸諸中綬非所以為綬者不得以綬與綬混為一字也

問大夫之幣僕于郊為肆注古文肆為肆

古肆肆字多互為周禮小宗伯肆肆為位注肆肆也故書肆為肆杜子春謂肆肆當為肆此為肆之肆鄭云肆肆陳列也非肆肆以義故不從古文

辭初足以達義之或也注今文至為祗

案祗本祗之字說文祗從尸祗聲或從石祗聲雅雅祗或也詩斯父靡所底止傳小曼伊于胡底箋並云祗至也鄭以當文易曉故不從今文

賓入門注古文皇皆作王

案法範皇極之數言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王極史記多用古文皇作王與此正同鄭云皇自莊盛也義當為尊故從古

文

皮馬相問注古文問作干

詩考槃在澗釋文問釋詩作干又挾狄斯干傳云干圓也易鴻漸於干釋文引梅賾王肅注云干山開闢水也古文又假干為問鄭訓問為代用爾雅釋詁文也